



缺陷世界

作者黃武

古人細細地觀察宇宙之間：鳥有了兩只翅膀,四肢中就只剩兩只腳,不再有了手了;牛有了兩只銳角,嘴里就不再有鋒利的牙齒,只能嚼嚼草了。造物者對每一樣生物賦予的功能都不全備,力量與才幹,總有所不足,不至於太集中在誰的身上。

萬一像桂花一樣,凝聚了天地的清香,就招來蠹蟲;像白璧一樣,琢磨出如虹的光氣,就不免有瑕;像珍珠一樣,蘊含着耀眼的晶光,竟賊害了蚌胎!凡屬“尤物”,“從來尤物不長生”,因為它特殊的美,戕害了自身,變成了牽累,總是美中不足,留下遺憾。

又有人觀察:有了白天,就必須有黑夜;有了嘉禾,就必須有莠稗;有了鳳凰,就少不了鸚鵡巢……這是一種勢,也是一種理,所以君子永遠不能滅絕小人,世上的道理本來就是這樣的。

佛家因而有“世界為缺陷”的說法,認為人生朝暮都不可自保, 哪能妄求一切圓滿如意? 只有在缺陷里,如何隨緣順應,處處都是道。面對違逆醜鄙,不要有不不滿的牢騷,因為這就是修道攝心的好環境。所謂“君子處逆境,正是做工夫時節”,如果事事平滿稱心,恐怕道也修不成了,你的損失不是更大嗎?

在明代王祖嫡的《師竹堂集》中,有一篇《缺陷說》,發揮這層道理,認為“缺陷”是世界的本質,因此天地間一切不能圓滿,乃勢之必然,人只有隨着 缺陷而順受,才能清心省事,才能惜福保身。如果必求人生的圓滿,是逆勢和造物者相爭了!他舉例說:已做官的人,想求仕途更圓滿,就會急切地生出覬覦之心;已暴發的人,想求財富更圓滿,那造物者會笑他太勢心,連路也會批評他的非分了。因此,除了在“德業”上不能視缺陷為當然外,人生百事,不接受缺陷的現 實,都違反了自然的原則。

清代的龔定盒,更有“缺陷好”的說法,他的詩道:“未濟終焉心縹緲, 百事翻從缺陷好。吟到夕陽山外山,古今誰免余情繞!”認為《易經》的最後一卦“未濟”,象徵着一切以“未完成”為收結,夕陽西下,雖美但留下無限的余情,這也就是缺陷的美。

不過,依我看,缺陷之所以美,並不是圓滿不美,而是圓滿不可得。在無可奈何中,人以不甘雌伏的生命力,逆勢與造物者或自身的難點相爭,積極進取以求超越,明知其不可而為之。所追求的圓滿愈具價值,則逆勢抗爭的意志就愈堅定;所遭遇的事件愈悲切,則企求超越的情操就愈壯烈。所謂缺陷美應該就是悲壯 美,它是建立在積極的、反宿命的、盡其在我以求超越的人的價值之上,而不全是消極認命的清心省事,更不是非貪婪的獨佔滿足,它是以缺陷、遺憾當作砥礪道行的方策,“轉禍為福”,“因敗立功”。在煩惱中證菩提,缺陷之美,該在這里吧!

在我咖啡館里喝普洱茶的這對男女,每周來一到兩次,至少在前五周,我無法判斷他們的關係。

如果說是情侶,他們似乎並不需要情侶所必需的私密氛圍,即使店里人多,也毫不在意,大大咧咧地在一張喧囂的桌子旁坐下,一壺普洱,加一兩份點心,你一杯我一杯。當普洱茶衝出的顏色變成淺棕色,點心盤子也見了底,兩人便輪流去一趟洗手間,然後心滿意足地走了。但若說他們是夫妻,則更不令人信服。店里偶爾也會有夫妻兩人來坐坐的情況,卻基本上是女人硬拖着男人,男人一臉的不情願,坐下後,兩人各自玩手機,或者女人與我們聊天,男人百無聊賴,來過一 次後,絕不會有第二次。

他們光顧的第六個星期,已是晚上十一點。女人等在外面,男人一個人進來,披一身匆匆忙忙的夜色,問幾點打烊。當得知我們的關門時間可以因為客人而略有鬆動時,他回頭向女人招了招手。

兩人坐下,照例是一壺普洱,加兩塊點心。我隨口對女人說:“這麼晚啊?”她有點不好意思地笑笑,用手輕拂了一下長髮,說:“沒辦法,孩子剛



永遠的主角

作者喬葉

我有一位影視界的朋友,是那種難得的不浮華的女人。一次,我們談及一個正走紅的導演,她淡淡地說:“雖然他目前的市場狀況挺好,但依我看來,也不過僅此而已,將來不會有什么大發展。”

“何以見得?”

“我差點兒加盟他的一部片子,但是拍戲的第一天我就退出了劇組。你知道為什麼嗎?”朋友笑道,“他居然對我說,你別這麼演,這麼演太奪目了,你是個配角,不能搶主角的

我打算送一件禮物給一位國外的牧師的時候,才忽然發現,原來這世界上有一種人,你簡直無法用任何東西來增加他,他自己已是一個完美的宇宙。

也許我可以學別人,把豬肉干、牛肉干之類的東西當成土產送給他,但我知道,對於一個忙碌的、席不暇暖的人,他不可能有時間坐下來嚼零食。

如果我送他襯衫或領帶夾、袖扣之類的東西,他也不會記得裝扮自己的。他的一副眼鏡架已經用了十年,松得挂在鼻翼上,仍然不肯換,他卻說:“何必呢?都成了老朋友,已經有感情了!”

送給他一些小東西放在壁爐架上呢?他在選擇做牧師的那一天就已經告別了沙發椅,而且他也沒有壁爐。

睡着,我們偷偷跑出來玩。”說完看了一眼男人,男人用大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光頭,露出幾分無奈。

他們之間的話不多,太太愛吃甜點,丈夫不怎么吃,只一杯接一杯地喝茶。他們從不玩手機,我甚至懷疑他們住在附近,從家里出來時,根本沒有攜帶任何電子產品。大多數時候,他們對這個環境有着各取所需的態度。

“今天的蛋糕不錯,要不要嘗一口?”

丈夫便張嘴嘗一口。

“聽這首歌,小紅莓樂隊。”

太太便作豎起耳朵狀,安靜地聽一會兒音樂。

店里每一個人都喜歡他們,沒結婚的小服務員開始從他們身上憧憬自己的婚姻生活。在視婚姻越來越像汪洋中的一條船的年代,能讓年輕人憧憬婚姻生活的東西已經很少了。

因此,當女人忽然一個人出現,大家有一種

陪你吃飯

作者:沈嘉柯

我是喜歡吃飯的人,從不挑食,因為我知道我不只是在吃食物,更是吃着自己能夠感知到的快樂與美好。

張小嫻在《友情的豬油》里寫道:“深夜兩點鐘來到‘豬油撈飯’吃夜宵,本來沒什麼心機,但是一邊吃一邊聽蔡瀾說笑話,忽然覺得,有朋友真好。只要受一點苦,就有很多朋友關心你,甚至願意熬夜陪你吃夜宵,說笑話給你聽,本來怕胖,可為了感恩圖報,也吃了小半碗豬油撈飯,吃的是友情。”

我知道,在每天忙忙碌碌連一頓完整的茶飯也吃不暢快的時候,你一定很煩惱。雖然你的口里一再說着“還好,還好”。

日子匆忙,雖然你說快不快樂自己無所謂,但是我知道你有所謂。我們其實都是有所謂的。

所以,在我們不出任何事故、平淡卻平安的生活里,我們也應當吃好一頓又一頓的平安茶飯。只有這樣,才對得起上天賜予的平靜和日子施予的快樂。

幼年讀《資治通鑑》,讀到李斯生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時,我有種要落淚的嘆惋之感。他在生命的最後對兒子說:“我想與你再牽着黃狗,到上蔡東門外打獵,卻不可能做得到了!”什么才是最快樂的事情,直到最後才領悟,那已是最遺憾的事情。所以,我們不要遺憾,我們要抓住就在我身邊的每一頓平安茶飯。

不論親情友情,一切感情的真諦,是有那麼多人能夠陪伴着你吃飯。這短暫又漫長的生命,有時因一個小細節沒有抓住,也就悄悄流走了。

如果你在吃着一碗糊湯粉或者豬油撈飯的時候,也能夠感覺到幸福與美好,那一定是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真諦。



不能被增加的人

作者:張曉風

送他一點奢侈品呢?他的教區住着一些貧窮的工人,他在他們中間,過着最簡樸的日子。生活里的一些小物件對他而言未必有意義,他是一個經常忘記自己的人——他需要別人反復提醒,才會意識到自己的存在,他自己是不在他照顧的範圍之內的。

也許,我可以送他一本書,但對一個已經擁抱了這個世界的人來說,還有什么書可以增加他的智慧,還有什么知識可以提陞他的價值?

原來這世界上有一種人,你簡直無法用任何東西來增加他,他自己已是一個完美的宇宙。

他變得如此乏力和無助,何況世間還有許多顯在或潛在的東西比癌細胞更為強悍。

情緒低落的時候,他讀到一位遠方癌友撰寫的博文,其中講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故事:一對英國夫婦韋德和安妮雙雙遭遇癌魔,已被醫生判定不久於人世,於是他們列出死前要干的五十件事情,以倒計時的緊迫感去做好它們,但求人生無憾。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心願,那就是環遊世界。於是他們拿出家中的全部積蓄四萬英鎊,與旅行社簽約:只要兩人中有一位離開人世,旅行合同即自行終止,否則他們可以繼續旅行。旅行社很慎重,派人調查了韋德和安妮的病況,得悉他們是癌症晚期病人,生



物性脆弱,不難認知。相比于石頭,雞蛋是脆弱的;相比于炸彈,石頭是脆弱的;相比于時間,炸彈是脆弱的。無論從哪個起點開始,唯有時間處於終點,絕對強大,連死神都無可奈何,只能退避三舍。

人類早已習慣于敬佩堅強,殊不知,堅強只是表象。鑽石夠堅強了吧,但在“飛秒激光”面前,它脆弱得如同初生的嬰兒。

數年前,一位朋友不幸罹患鼻咽癌,在腫瘤病醫院接受治療。我對他的病情很擔憂,他卻反過來安慰我:“鼻咽癌就相當于癌症中的小感冒,你瞧我這身板兒,它可嚇不倒我!”樂觀當然好,也有必要,但這場戰役不可能輕鬆,他的勝算頂多只有五成。癌細胞是一群冷血殺手,化療和藥物都沒能阻遏住它們的腳步。半年後,癌細胞已經轉移到他身體的其他部位,醫生的結論出來了,他頂多還能活半年。從那時開始,他徹底放棄了住院治療,帶著藥物,搬到一個偏僻的山村去居住,那里空氣新鮮,泉水純淨,果疏環保,只有妻子陪伴他。

這時,他面色灰暗,身體枯瘦,目光中的熱力漸漸消失。他在期盼奇迹出現嗎?並非如此。他在反思自己的人生。他告訴妻子,以往,他處處好強,事事好勝,從不示弱,現在才明白,比自己強悍的人和物太多了,那些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得見的癌細胞,都能輕易地打敗他,擊垮他,使



說不出的難受與擔憂。服務員年紀小,憋不住,端茶給她時,小心翼翼地問:“吵架了?”女子抬起頭,一臉錯愕,忽然明白過來,便笑起來。

“哎呀,真不好意思,讓你們費心。他出差了。”她邊笑邊說。

眾人聽罷,便像被解凍的魚兒一樣,又歡快地游動起來。

婚姻中的美好如此脆弱,不由得使人對它抱着盲目的向往與崇拜,幸運的是,世間總會有一些人、物或者景色,拼命地綻放它們最美好的那一面,以成全路人的信任與向往。



陪你吃飯

作者:沈嘉柯

我是喜歡吃飯的人,從不挑食,因為我知道我不只是在吃食物,更是吃着自己能夠感知到的快樂與美好。

張小嫻在《友情的豬油》里寫道:“深夜兩點鐘來到‘豬油撈飯’吃夜宵,本來沒什麼心機,但是一邊吃一邊聽蔡瀾說笑話,忽然覺得,有朋友真好。只要受一點苦,就有很多朋友關心你,甚至願意熬夜陪你吃夜宵,說笑話給你聽,本來怕胖,可為了感恩圖報,也吃了小半碗豬油撈飯,吃的是友情。”

我知道,在每天忙忙碌碌連一頓完整的茶飯也吃不暢快的時候,你一定很煩惱。雖然你的口里一再說着“還好,還好”。

日子匆忙,雖然你說快不快樂自己無所謂,但是我知道你有所謂。我們其實都是有所謂的。

所以,在我們不出任何事故、平淡卻平安的生活里,我們也應當吃好一頓又一頓的平安茶飯。只有這樣,才對得起上天賜予的平靜和日子施予的快樂。

幼年讀《資治通鑑》,讀到李斯生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時,我有種要落淚的嘆惋之感。他在生命的最後對兒子說:“我想與你再牽着黃狗,到上蔡東門外打獵,卻不可能做得到了!”什么才是最快樂的事情,直到最後才領悟,那已是最遺憾的事情。所以,我們不要遺憾,我們要抓住就在我身邊的每一頓平安茶飯。

不論親情友情,一切感情的真諦,是有那麼多人能夠陪伴着你吃飯。這短暫又漫長的生命,有時因一個小細節沒有抓住,也就悄悄流走了。

如果你在吃着一碗糊湯粉或者豬油撈飯的時候,也能夠感覺到幸福與美好,那一定是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真諦。

送他一點奢侈品呢?他的教區住着一些貧窮的工人,他在他們中間,過着最簡樸的日子。生活里的一些小物件對他而言未必有意義,他是一個經常忘記自己的人——他需要別人反復提醒,才會意識到自己的存在,他自己是不在他照顧的範圍之內的。

也許,我可以送他一本書,但對一個已經擁抱了這個世界的人來說,還有什么書可以增加他的智慧,還有什么知識可以提陞他的價值?

原來這世界上有一種人,你簡直無法用任何東西來增加他,他自己已是一個完美的宇宙。

